

重视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型领域建设,强化海空领域、防空反导、机动运用等方面作战能力——

防卫预算折射日本军扩动向

■曹宏薇 栗 硕

日本防卫省近日公布了总额为5.2986万亿日元(约合3258.4亿元人民币)的2019年度防卫预算申请,并已上报至财务省。正常情况下,包含有防卫预算的日本国家预算将于2019年初被国会审议通过,并于4月1日开始执行。该防卫预算申请达历史最高额度,其中用于购买与改进军事装备的花费有了大幅提升。而在此之前,防卫省公布2018年版《防卫白皮书》,极力渲染“周边威胁”,试图为连续7年增长防卫预算寻找借口。

防卫白皮书喧声造势

8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通过2018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正变得愈加严峻”,将朝鲜核导问题描述为“前所未有的重大紧迫威胁”;对中国正当合法的行动进行抹黑,称“中国在东海与南海试图以高压性举措来改变现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呈现出持续活跃的状态”。有分析指出,防卫省在白皮书中刻意强调“威胁”,是为了能够顺利推动引进造价较高的陆基“宙斯盾”系统,并为高额预算申请喧声造势。

白皮书还总结日本自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一年来的军事活动,回顾自卫队对安倍内阁推动通过的“新安安保法”的实践与训练。白皮书指出:“2017年7月,自卫队首次实施了对美国军舰进行防护的训练;2017年9月至10月,自卫队在吉布提针对‘救援在外日本人’的新任务进行了训练;2018年6月,自卫队参加‘可汗探索’联合军演,针对‘共同防护宿营地’‘驰援护卫’等新任务进行了训练。”上述训练均为“新安安保法”为自卫队增加的任务,因超越了“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被广泛认为违背了和平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遭到了日本很多民众的强烈反对。

此外,白皮书就改革自卫队体制机制、强化作战能力进行了总结与部署,相关内容均反映到了防卫预算申请当中。对此,日本共同社批评道:“防卫力建设虽然不可或缺,但企图以增加防卫费来采取对抗措施,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如果不通过外交努力来改善现状,便无法得到国民的充分理解。”

新型战略领域备受重视

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对新型战略领域的军事利用。首相安倍晋三在8月29日召开的制定新《防卫计划大纲》相关座谈会上强调:“在新领域保持优势,对日本的防卫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2019年度防卫预算申请对自卫队在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的建设颇为重视。

在太空领域,防卫预算申请列入268亿日元,用于引进太空状况监视系统;列入20亿日元,用于调查研究如何利用太空来强化C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的机能;列入0.3亿日元,用于购置太空望远镜等;列入535亿日元,用于X波段通信卫星相关建设;列入102亿日元,用于购买商用卫星及气象卫星的图像数据;列入0.2亿日元,用于自卫队员参加美国空军太空基础课程的学习。

在网络领域,防卫预算申请列入110亿日元,用于建设防卫情报通信基础设施;列入38亿日元,用于购置网络情报

搜集设备;列入24亿日元,用于和防卫省外部相关力量进行合作;列入6亿日元,用于强化航空作战系统的网络安全能力;列入2.1亿日元,用于自卫队网络人才培养及网络技术调查研究。此外,预算申请还显示,自卫队网络防护队的编制将由150人扩充至220人。

在电磁领域,防卫预算申请列入25亿日元,用于陆上自卫队购置1套网络电子战系统;列入15亿日元,用于改进自卫队训练飞机的电磁干扰设备;列入29亿日元,用于提升自动警戒管制系统中电子战情报的共享与处理。此外,预算申请显示,防卫省整备计划局及统合幕僚监部下属的相关科室将新设用于强化自卫队电磁能力的机构。

多重作战能力持续加强

日本2019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显示,自卫队将在海空领域、防空反导、机动运用等方面强化作战能力。

在海空领域能力建设方面,防卫预算申请中的大笔经费将用于自卫队引进6架F-35A战斗机、1架滑空型无人机、2架E-2D预警机、2艘油槽船、1套03式中距离地对空导弹、1套11式短程地对空导弹、1套12式地对舰导弹、2套对空战斗指挥控制系统以及能够搭载在F-35A上的JSM联合打击导弹。防卫预算申请的经费还将用于建造2艘3900吨级的护卫舰和1艘3000吨级的潜艇;改良2架F-15战斗机、1架E-767预警机、5架P-3C反潜巡逻机、5架SH-60反潜直升机及7艘护卫舰;研发潜艇电力系统、无人水下航行器以及岛屿作战时使用的高速滑空弹。此外,预

算申请还透露,警戒航空队将扩编成警戒航空团。

在防空反导能力建设方面,预算申请列入了2352亿日元,用于引进2套陆基“宙斯盾”系统;列入818亿日元,用于购买SM-3 Block 2A及SM-3 Block 1B导弹;列入75亿日元改良爱宕级驱逐舰,以使其能够发射SM-3 Block 2A导弹;列入199亿日元,用于改良“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在机动运用能力建设方面,预算申请列入164亿日元,用于购买22辆16式机动战车;列入48亿日元,用于购买7辆155毫米车载榴弹炮;列入35亿日元,用于开发多功能诱导导弹系统;列入110亿日元,用于购买6架UH-X新型多功能直升机;列入5亿日元,用于建设水陆机动团的相关设施;列入194亿日元,用于建设西南警备部队;列入457亿日元,用于购买2架C-2运输机。另外,预算申请还列入部分经费用于开展自卫队提升机动作战能力的相关训练。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防卫预算申请还为自卫队在应对大规模灾害、强化情报能力与科技能力、深化日美同盟、介入“印太”安全事务等诸多方面分配了经费。

总之,在日本政坛不断“向右转”的大背景下,连续增加防卫预算并积极谋求“军事正常化”,将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对东北亚安全环境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下图:8月26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御殿场市东富士演习场举行2018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该演习是陆上自卫队在日本国内的最大规模实弹演习。

图片来源:东方IC



军眼观察

日前,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为2019财年中申请约5.2986万亿日元预算。这一数额较去年增幅达2.1%,创下历史新高。自安倍晋三2012年再次执政以来,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6年上涨。若这一申请获得通过,日本防卫预算将迎来“七连涨”。

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不能不令世人警惕。日本为实现防卫预算“七连涨”倒打一耙,给出的理由是“周边安全威胁日趋严峻”。这显然无益于地区和平稳定。

在这份防卫预算草案中,日本防卫省称,日本除了需要强化在传统海陆空领域的防卫能力,还要加强反导能力以及自卫队的机动性,着眼于信息、太空等新领域,强调构建自卫队的“跨境”防卫能力。

不难发现,日本防卫发展有三大重点:一是加强本土陆基海基反导系统建设;二是发展主动进攻能力,加强战斗机和水面舰艇建设等;三是强化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地位,继续购买美国先进装备,增加防务开支回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

事实上,这份预算草案不仅迎合了美国的“面子”——要求日本承担更多防务开支,更满足了日本的“里子”——加快构建军事大国地位。

特朗普上台后,坚持奉行“美国优先”政策,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以减轻美国负担。除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开支外,美国政府还加大力度出售先进武器装备。特朗普于4月19日签署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大幅放宽了美国常规武器出口与转让限制,称将向世界各地的盟友出售更多的美制武器装备。而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成为重点“关照”的对象。据报道,日本这笔巨额防卫预算除了维持其自卫队的正常开支外,最重要的用途就是从美国采购大批先进武器,包括F-35A战机、陆基“宙斯盾”系统、远程巡航导弹等。可见,日本政府此次拟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之举与其迎合美国政府,以进一步稳固日美同盟不无关系。

日本政府一直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美国的施压正好为其提供了一个扩军的借口,助其实现“借船出海”。近年来,日本政府接连引进国外先进武器装备,并从多领域强化日本防卫力量,为其加速扩军与摆脱和平宪法制约铺路。日本防卫预算草案中拟采购的先进武器装备,大多具备主动攻击性,它们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为日本军事战略由“守”转“攻”做铺垫。日本政府近来也在为年底修改《防卫计划大纲》进行造势。在今年自民党向安倍提交的一份《防卫计划大纲》修改建议中,自民党提出政府应从多领域强化日本防卫力量,并提高防卫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从1%以内提升到2%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这份防卫预算草案,虽“面子”和“里子”兼具,但关键是它能够通过扩充军备使日本更加安全吗?

在朝鲜半岛局势明显趋缓的情况下,日方仍不断渲染朝鲜半岛核导危机,为继续大幅增加军备制造借口。这种举动,只会加剧邻国民众的不安和疑虑,给东北亚甚至整个亚洲造成更多军事紧张,而日本自身也会陷入越加加大军事投入越感到不安全的怪圈之中。

保了谁的『面子』,护了谁的『里子』

■张文文

日本防卫省新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超过五万亿日元

将网络小组配属至旅或者更低层级单元——

美陆军推进战术级网络作战

■杨 洋 王云霄

美国陆军不断推动网络空间作战由国家层面战术级延伸,提出通过远端支援和植入网络小组两种方式发展战术级网络空间作战,并开展相关训练。

美国陆军2010年发布《网络空间作战概念能力计划》,阐述了发展战术级网络作战的必要性;2015年开始施行“战术级网络空间作战”的试点计划,对战术级网络作战效果进行论证;2017年颁布野战条令FM3-12《网络空间和电磁行动》,出台了协调和集成陆军网络空间和电子战的战术和程序,为统一地面行动和联合作战提供支持。

为发展战术级网络作战,美陆军提出以下两种模式:

一是网战人员以后方支援的形式在远端提供帮助。很多网络相关任务不需亲临实际地域,如攻击敌方陆基网络系统、发动社交媒体战,网战人员经过上级授权和适当训练,便可在任意地点从事战术级网络作战活动,并可根据任务变化及时调整人员和装备,是一种“即插即用”的方式。作战单位不用考虑网络平台的维护、升级和调试,唯一要做的是建立前后端的联通和协作方式,以确保远端操作能有效支援地面行动。

二是为战术级作战单位配备网络小

组。某些战术级进攻性网络作战,需要网络战人员前往战场与步兵一同作战,比如渗透进入远端无法触及的局域网或封闭隔离的系统,架设线路、调试程序等。美陆军认为,网络小组可配属至旅或者更低层级的单元。这些网络小组仍受上级管控,通过获得授权来行动,当授权终止时即被召回,且无法像远端那样方便及时替换。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网战人员应与所支援的战术部队建立起清晰的需求链,并对所需完成的任务难度进行评估。进攻性网络作战的前提是战场态势感知,需建立在广泛的情报搜集基础上。美军在2011年“奥德赛黎明”行动中,放弃使用进攻性网络作战的主要原因,是欠缺全面的情报资料,无法刺探到利比亚通信网络、雷达及导弹系统潜在的人口点和脆弱点。在作战准备期间,网战人员需及时发现、评价、确认合适的目标,防范产生意外的、附带的或级联的效应,并确保网络武器能及时被相关机构审核。

美军计划在2020年前将网络作战力量配备至军以下部队。为此,美陆军通过加强战术级网络作战训练,来检验网络任务部队官兵的业务素养、促进网络部队与常规部队的深入协作、将常规战术训练与网络战相关课

目结合;通过对训练结果的研究分析,来验证参训人员编配结构的合理性、装备与战法运用的有效性、演练场景设置的真实性,为后续训练方案的改进提供参考。

其具体实施方式是:从网络部队中抽调人员组成网络小组,配备至参与实训的旅级作战部队的参谋机关或连队,比例约为1:100,在想定、计划拟制、目标选取等流程中嵌入网络作战元素。

编入战术级作战单元的网战人员分为四类:一是网络技术人员,以每班1人的比例部署在前端,在必要时可与后方支援服务建立链接;二是前端规划人员,以每旅1人的比例部署在参谋机关,能管理后方人员和远端网络战人员,负责授权和批准进攻性网络作战行动;三是前端网络专家,配备人数有限,当需要执行纯网络任务时,派遣至旅级的小组或人员可被拆分和重组,服务于低级作战单元;四是后方网络专家如程序员、系统开发人员,往往配备较少。

当前,美国陆军已取得诸多战术级网络作战方面的经验,实战化网络空间武器也实现了在战术层面的应用。网战人员与战术级作战部队的无缝对接,将引发旅级以下部队在战术、战法和兵力运用等方面的变革。

平泽基地——

美布局东北亚关键支点

■李 辉

驻军规模随之不断扩大。

乌山空军基地位于平泽市西北侧,是美太平洋空军第51战斗机联队主要驻扎地。担负半岛前沿警戒任务的U-2S型高空侦察机和A-10型对地攻击机就部署在此。朝鲜战争期间,美第5航空队下辖的战术战斗机陆战队部署韩国,选在乌山里(今乌山市)建设基地。该基地被命名为“乌山里空军基地”,代号“K-55”。

历史上,平泽多次充当美在东北亚的关键支点。冷战时期,这里是美实施核威慑战略、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地点。近几年,在美韩联合演习中,这里是美宙斯盾舰、F-22、F-35等先进装备的集结地域;在应对半岛紧张局势时,这里也是美重要战略支撑。

平泽为美韩两军“屯兵”重地,包括驻韩美军汉弗莱斯兵营和乌山空军基地在内的数个陆海空军支援、运输和战术单位,以及韩海军第2舰队司令部和空军作战司令部,均驻扎于此。

汉弗莱斯兵营位于平泽市彭城邑,占地3510英亩,营区以平原为主,丘陵高度不超过45米,周边30公里外高山环绕,地理位置隐蔽且气象条件适宜驻军。该兵营旧址是1919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期间修筑的平泽飞行场,曾一度担负日方侵华的“跳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空军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维修整顿,并将其命名为“K-6”空军基地。1962年,为纪念因公殉职的汉弗莱斯准尉,该空军基地更名为汉弗莱斯兵营,

美不断增加对平泽基地军事投入引发当地韩民众对环境、安全和资源的担忧,反对声始终存在。2005年,平泽居民组织示威活动,抗议“拟将汉弗莱斯兵营扩建为驻韩美军最大基地的韩美协定”;2012年7月乌山基地巡逻队在市区违规停车,与平泽市民发生冲突,引发韩国内抗议游行;此轮驻韩美军司令部迁址工作也一度引发当地居民抗议。

随着美“印太”战略实施,平泽等前沿基地将为美在该地区谋局布势提供重要依托,也势必在“软”“硬”件建设上获得更多资源和政策倾斜。

下图:平泽基地汉弗莱斯兵营。

图片来源:东方IC

